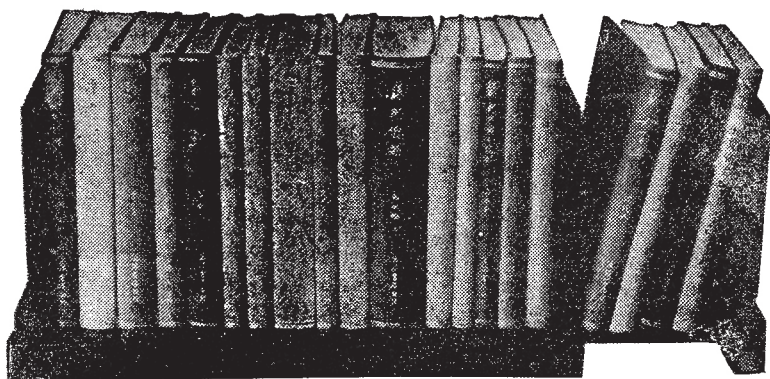


主編 傅東華

# 創作文庫

三十六開本  
道林紙精裝  
軟布面燙金  
繪美便攜

現代文壇收穫的總匯 未來文學史的初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歐遊漫憶 | 山胡桃集 | 浮子生驪子集 | 驢子和驪子集 | 沉默   | 梁允達  | 罪惡的黑手集 | 中惡書集 | 片雲集  | 女雲集  | 痴儂集  | 邊城集  | 取火者的逮捕集 | 青的集  | 將途隨筆集 | 旅柳集  | 西柳集  | 如葉集  | 反葉集  | 小坡的生日 |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精裝六角  |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傅東華著  |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譯文

第二卷  
第三期  
目錄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六二五號

吉 訶 德 先 生……………三〇七

日·海 涅 作 傅東華譯

兒 童 作 品……………三三七

我 進 幼 稚 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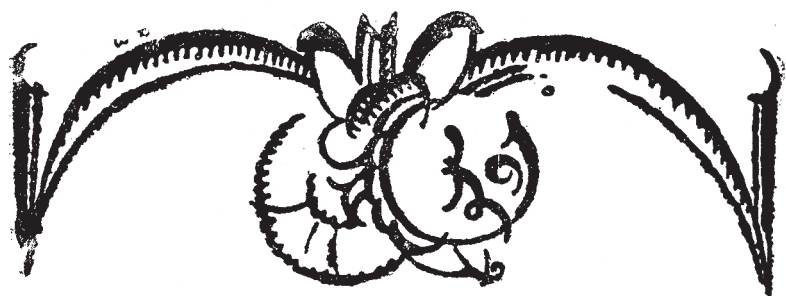
V·古地諾夫作 胡愈之譯

性 的 渴 望……………三四一

A·柏克曼作 巴 金譯

叩 娜……………三五〇

E·葛巴絲衛里作 孟十還譯



退 保 割 狄 隨 鵠 後

伍……………三七八

A·普列波衣作 金人譯

護……………三八八

V·蒲留梭夫作 由雅吾譯

麥人……………三九七

E·赫林作 孫用譯

更斯論……………四〇七

F·梅凌格作 胡風譯

筆三則……………四一五

A·紀德作 徐懋庸譯

的懸賞……………四一九

A·小仲馬作 沈起予譯

記……………四四五

# 插

# 畫

|                              |       |
|------------------------------|-------|
| 萬 塞 提 斯 像 .....              | 三〇七頁前 |
| 吉訶德先生和桑科判紫 .....             | 三〇七頁前 |
| H. 海 涅 像 .....               | 三〇七頁前 |
| 蘇 聯 兒 童 繪 畫 .....            | 三三七頁前 |
| A. 赫 克 曼 像 .....             | 三四一頁前 |
| 地 牢 .....                    | 三四一頁前 |
| E. 葛 巴 絲 衛 里 像 .....         | 三五一頁前 |
| A. 諾 維 珂 夫 · 普 列 波 衣 像 ..... | 三七九頁前 |
| 勃 留 梭 夫 及 其 手 蹟 .....        | 三八九頁前 |
| 浴 女 (法國 J. 微提納木刻) .....      | 三九七頁前 |
| 燕 麥 (英國 C. 泰洛木刻) .....       | 四〇七頁前 |
| 塞塞克斯教堂 (英國 E. 拉利翁木刻) .....   | 四一五頁前 |
| 門 狼 (英國 B. 拉愛斯木刻) .....      | 四一九頁前 |



M 塞萬提斯像

# DON QUIXOTE

DE LA

*MANC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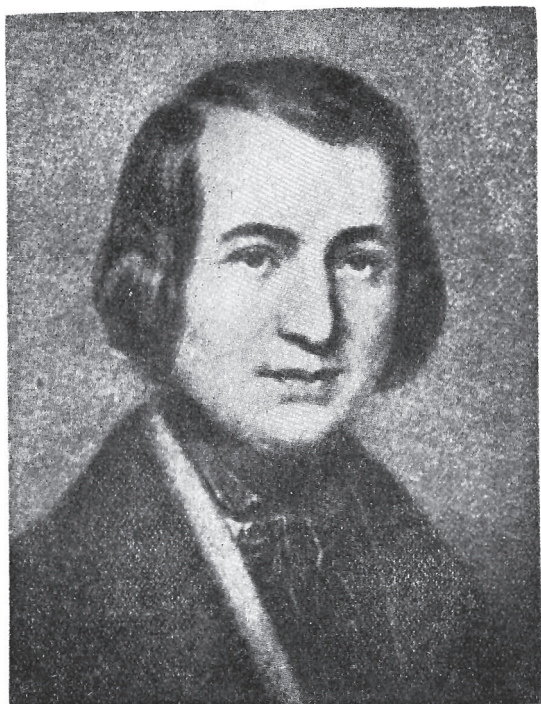
Yonkers, N.Y.

Paris, S. Rader, 1899.

FURTE, Jouvet et comp., édit.

4

吉訶德先生騎着馬，和桑科判絮騎着驢子同行。



H. 海 涅 像





# 吉訶德先生

H·海涅 作

我達到了解事的童年及稍能駕馭文字以後，第一部讀的書就是精明騎士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的生平和行蹟（*The Life and Deeds of the Sagacious Knight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薩阿未特刺之密格爾·塞萬提斯（*Miguel Cervantes de Saavedra*）作的。那時候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我早晨一早就起來，從家裏偷偷跑出去，跑到馬路公園裏，省得人家來打擾我讀吉訶德先生。那是五月的一個美麗日子，妙齡的春正躺在沉默的晨光底下曝曬，聽着那甜蜜的阿諛者——黃鶯——的讚美。它那時歌唱得這麼溫柔而熨貼，用着這麼銷魂的熱情，以致雖極羞澀的蓓蕾也破為花朵，壯健的草葉和芳馥的陽光更狂喜的親吻着，樹和花都樂得只顫抖。可是我坐在所謂歎氣馬路中的一條古舊蒙苔的石凳上，離開飛泉不遠，將那勇敢騎士的竦人的冒險來攪我的小心靈。我那時懷着一片醇朴的稚氣，什麼事情都看得很認真，以為無論那位可憐英雄的命運派他遭遇的種種不幸是怎樣

的可笑，總都是不得不如此的，且想叫人去笑，也就是英雄精神的一部分，和受人傷害並沒有兩樣；前者之使我懊惱，與後者之使我傷心是一般可痛。我還是一個孩子，並不曉得上帝曾經織進這個世界和大詩人曾經在他的小型世界裏模倣過的那種挖苦到底是什麼東西，故當看到那位高貴騎士以他那樣的豪爽任俠，而所得的只有負心和棒打，就禁不住極其悲傷的痛哭起來。我當時讀書還不熟練，每個字都要高聲朗誦，因此鳥兒，樹木，溪流，花朵，都能聽到我讀的東西，而這些天真的事物對於世界上的種種挖苦既也同孩子一般無所知，所以它們將這一切也都看得很認真，也跟着我爲那不幸騎士的悲哀而哭泣；一棵衰老的橡樹甚至於抽咽了；飛泉則把他的白鬚鬚搖得更加猛烈，像似在責罵世界的罪惡。我們都覺得那位騎士的英雄精神並不因臨陣脫逃而不值得欽佩，以爲他的身體是虛弱枯乾的，他的甲冑是上鏽的，他的馬是一匹可慘的驚馬，所以他的行爲才愈加值得贊美。我們很看不起那些將這可憐英雄那麼野蠻毆打的下等流氓，但是尤其看不起那班上等流氓，他們身上穿的是綢緞，嘴裏說的是漂亮話，名字上掛的是體面街頭，而他們所笑諠的却是比他們思想道德都優越得多的一個人。我把那部奇書讀得愈久，那位達辛泥亞的騎士（註）在我的估價裏地位爬得愈高，

註：即托波左之達辛泥亞（Dulcinea del Toboso）是吉訶德先生所鍾愛的一個女子，故他自稱爲「達辛泥亞的騎士」。

我對於他的愛也愈加強力因爲那本書是我一天不斷的在那公園裏讀的故及至秋天到來我就已讀到故事的結束；那一天我讀到那位騎士落得那麼羞辱一個下場的那次悲慘的決鬥，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那是一個陰鬱的天氣，幽暗的雲頭掃過一個鉛色的天空，黃鶯兒可悲地從樹上落下，沉重的淚點掛在那些裝着一種悲慘銷沉模樣而垂着將死的小頭的花朵上，黃鶯兒是早已消失的了，蕭條的景象從各方迫視着我，而我當時所讀的正是那位高貴騎士躺在地上受傷昏暈的時候，他從他那閉着的面甲裏，用一種虛弱低沉的聲音，彷彿從墳墓裏說出話來一般的說道，「達辛泥亞是世界上最美的美人，我是天底下最不幸的騎士，但是不應當因我無能而便否認這個真理——拿你的矛子打罷，騎士先生。」我讀到這裏，心是幾乎破裂了。

啊，我的天，那位漂亮的銀月騎士，曾經征服過世間最勇敢最高貴的人的，原來是個化裝的理髮師呢！

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自從那時起，會有許多新的春天放過花，然而它的最大魔力我却再也感覺不到了，因爲啊！我已不再相信那春之阿諛者黃鶯兒的甜蜜的欺騙了；我知道他的榮華消歇的多麼迅速，而當我看着最稚嫩的薔薇蓓蕾時，我在精神裏就看出它們倏而慘紅，倏而慘白，又倏而被風

吹散了。處處在在，我都看見一個化了裝的冬天。

然而在我胸懷中，仍舊開放着那如火如荼的愛，它那麼熱烈的由土地飛昇而上，冒險着到天之大張着口的空間去縱樂，及迨被寒冷的星星推拒回來，仍落到藐小的大地，這才不得不帶着感歎和勝利，供認了一切創造之中沒有東西更美更善於人的心。這種愛，就是使我充實的靈感，一向是神聖的，無論它所做的是愚蠢或聰明的事情。故所以，小孩童爲傻騎士的悲哀而洒的眼淚，是無論如何不會白費的，總之比後來青年時期有許多晚上在書室中爲神聖的爭自由英雄——如斯巴達的亞奇斯王（註一）羅馬的癸亞斯（註二）和堤比留·革拉古（註三）耶路撒冷的耶穌，乃至巴黎的羅伯斯比爾（註四）及聖舉斯特（註五）而洒的眼淚，不見得更爲白費。如今我既已穿上了「成人外衣」（註六）

註一 King Agis，斯巴達王，卒於前三三〇年，以抗拒馬其頓人之侵略著名。

註二 Caius，一世紀時之羅馬法學者，其所作 Institutes 爲羅馬法之基礎。

註三 Tiberius Gracchus，前三世紀之羅馬改革家，因主張均地爲人所殺。

註四 Robespierre，法蘭西革命者，盧騷學說之信徒，爲敵黨所殺。

註五 St. Just，亦法蘭西革命者，爲羅伯斯比爾之爪牙，與之同上斷頭台。

註六 Tolga villas，爲羅馬男子繡十四歲所穿之外衣，素色無裝飾。

自己也想要做大人了，那樣的眼淚就算已告終止，而不得不學着從前那些偉大人物的榜樣，一舉一動都得像個大人，希望到將來，倘如上帝允許的話，也有孩童和青年爲我而哭。是的，雖在我們這種冷酷的時代，這樣的事情也仍舊可以期待；因爲現代的人仍舊還可以被從古書裏吹來的微風所燃點，因而也能夠領會現代人的燃熾的心。青年在它的思想感情上都是無私心的，而因此之故，它能極深澈地感覺着真理，在缺乏勇敢同情心的地方，也不會吝惜懺悔或行爲的。至年紀較大的人們，就都是自私的，徧狹的了；他們爲自己的資本的利益着想的，多爲人類的利益着想的少；他們讓他們的小船安閑地浮下生活的溝渠，不大肯去顧念那在大海上和波浪戰鬥的水手，或者他們用着百折不撓的毅力，爬上了高位要津，這才對着那些被大風狂雨從名譽柱上沖下來的英雄人物聳聳肩頭；於是他們或許就告訴人，說他們自己在青年時代也曾如何如何的碰過壁，但是後來他們和那牆壁妥洽了，因爲那牆壁是絕對的存在，憑它自己也爲它自己而存在的，且因其存在，故即是合理，而因此之故，凡不能忍受一種高尚、合理，不可避免，永久註定的合理主義者，就都是不合理。唉，這一班心想要用哲理來把我們化成一種馴良奴隸的人們，雖屬我們所不能容忍，而比之那種連爲獨裁主義辯護的合理根據也以爲無須有的敗壞分子，倒還值得尊重些；在後一種人，因其嫻熟於歷史，他們就把獨裁主義當作一種習慣的權利而爲之奮鬥，就因人們經過了相當的時間，已經習慣了這種主義，而這種主義

也已成爲無可爭辯地有效而合法的了。

好了！我是不願意同含（註二）一般來揭開我祖國恥辱的大衣的；但是做奴隸這樁事會如何成爲我們一種閒談的資料，我們德國的哲學家們和歷史家們又曾如何折磨他們的腦子來爲獨裁主義辯護，無論它是如何的愚蠢而醜惡，都會得講成合理又合法——這種情形說起來實在有些可怕。塔西陀（註二）說，沉默是奴隸的光榮，我們那些哲學家們和歷史家們的主張却正相反：他們是把奴隸的徽章陳列在他們的鈕扣眼裏的。

或許，畢竟還是你們的對，我不過是一個吉訶德先生，爲了讀各種的奇書，使我的頭腦已經歪曲，也同那位拉曼卻的騎士一般；盧梭就是我的高盧之阿馬狄斯，（註三）彌拉波（註四）就是我的羅蘭，或亞格拉曼多，（註五）而我對於法蘭西圓桌勇士（註六）的英雄行爲以及國家會議（註七）的圓桌，

註一：Ham，挪亞之幼子，洪水後因父醉裸臥，未盡子職，致受父詛咒，後裔降爲他人之僕。（見舊約創世紀）

註二：Tacitus，一世紀時的羅馬著名歷史家。

註三：Amadis de Gaul，中古騎士羅曼司中的英雄，爲吉訶德先生所欽佩的英雄之一。

註四：Mirabeau，法國著名革命家（1749-1791）。

註五：Roland 和 Agramant，也都是中古騎士羅曼司中的英雄。

註六：French Paladins，侍衛查爾曼大帝的十二勇士。

註七：National Convention，從一七九二年九月到一七九五年十月統治法國的集團，是推翻帝制擁護共和的。



確實是研究得太多了。可是實際上，我的瘋狂和我由書本裏創造出來的成見，是跟拉曼卻那位先生的瘋狂和成見屬於完全相反的性質的。他是想要把騎士制度的沒落時代重新建立起來；我呢，剛剛相反，是想要毀滅從那時代一直殘留下來的一切，所以我們是抱着完全不同的見解來工作的。我的同事（指吉訶德先生——譯者）曾把風車看作了巨人；我呢，剛剛相反，能夠從現在的巨人們身上看出他們不過是些誇耀的風車。他把皮做酒囊當作了魔法家，我則能夠從今日的魔法家身上看出他們不過是些皮做的酒囊。他把赤貧的酒店當作了堡砦，趕驢子的當作了騎兵，馬房的娼妓當作了宮廷命婦；我呢，剛剛相反，要把我們的堡砦當作赤貧的酒家，我們的騎兵當作趕驢子的，我們的宮廷命婦當作下等的馬房娼妓。他要把一場傀儡戲當作了國家典禮，所以我就要把我們的國家典禮當作可悲的傀儡戲，然而也同那位勇敢的拉曼卻騎士一般勇敢的要去打那笨拙的戲台。唉！這種英雄行為所得的結局，在我是往往跟他一樣壞的，而且也像他一樣，我不得不為尊重我的女子而吃許多的苦。倘使我單為害怕，或為卑鄙的愛好獲得起見，便不去認她的賬，那末我也可以在這合理組織的世界裏舒服地生活，且應該牽一頭美好的驕羊到祭壇上，讓那些肥胖的魔法家們祝福我，跟高貴的驢夫們一起饗宴，並跟其他的小奴隸們一樣，創造些無害的羅曼司出來！但事實却不如此，我既帶着我的女子的三色旗，我就不得不反抗，不得不戰鬥，而每一次的戰鬥都不免要化費我幾分心血。我日

夜都在艱難困苦之中，因為那些敵人十分狡猾，有許多已經被我打死了的，也仍舊會裝出活的樣子來，變出了各種各樣的形狀，日夜其欲逐逐的對付我。我因這班致人死命的鬼魅，不知受過多少痛苦哩！凡有爲我開着可愛的花的地方，那班狡猾的鬼魅總要闖進來，連那極其天真爛漫的萌芽也要被他們搗碎。處處在在，當我最不防備的時候，我都發見地上有他們的銀色黏液的痕跡，一不留心，就連在我愛人家中也會碰到危險的傾覆。你聽我說出這種煩惱，這種無端的幻想，總不免要微笑，以爲是和吉訶德先生的煩惱一般的。殊不知幻想出來的苦痛也一樣可以傷人，且若一個人幻想着他已服過毒藥，他就可以害起癆病來，身體一定不會肥胖。至於有人謠傳我現在已經肥了，那是一種毀謗；至少我是不曾得過什麼坐享乾薪的肥缺，即使我具有那種才幹的話。我只幻想我做過的事情都是要我一徑瘦下去的；我餓的時候他們拿蛇來餵我，渴的時候他們拿苦水給我喝；他們將地獄灌進我心裏，因而我哭出來的是毒，歎氣出來的是火；他們連我在睡夢中也蹲在我的身邊；於是我就一徑看見可怕的鬼魅，高貴的小廝臉上長着緊咬着的牙齒和恫嚇人的鼻頭，死色的眼睛從頭巾裏閃出，白色打皺的手裏拿着明晃晃的刀。

且甚至住在我隔壁房間裏的老太婆也當我是瘋的，說我在睡夢中常要說瘋瘋癲癲的廢話，有一天晚上她分明聽見我叫道——「達辛泥亞是世界上最美的美人，我是天底下最不幸的騎士，但



是不應該因我無能而便否認這個真理——拿你的矛子打罷，騎士先生！

上面這段文章，我本是寫在 *Reisebilder* 的第四部裏以記我許多年前讀吉訶德先生的印象的，離開現在已有八年了。我的天，時間是過得多麼快啊！我當時在都西爾德（註一）歎賦馬路的馬路公園裏讀完那本書，彷彿就是昨天的事情，我的心是仍舊因歎賞那位高貴騎士的行為和苦難而感動的。不知到底我的心是從那時以來一直都維持着這種狀態的呢，抑或是經過一種奇異的循環而回復到兒時情緒的也許後面一種猜測比較近事實，因為我記得我一生中每隔一個五年，吉訶德先生就給我一種不同的印象。當我正要發育為成年，而用着無經驗的手要去採擷人生的薔薇，且爬到最高峯上去就近太陽，夜間除老鷹和黃貞女之外別無所夢的時候，吉訶德先生對於我是一部很不能滿意的書，有時它偶然落在我手裏來，我就不由自主的將它扔開去了。稍後，我已成熟到成人期，我和達辛泥亞的這位不幸的戰士就有了幾分和好，因而開始笑他了。這傢伙是一個傻子呢，我說。但是說來奇怪，那位瘦瘦的騎士和他的胖胖的侍從的陰影，是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一徑都跟着我走的，特別

註一 *Düsseldorf*，在德國之萊因省，海涅誕生之地。